

嘉業堂  
叢書

類林雜說

第二冊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總目

卷第一

孝行門 孝感門 孝悌門 孝友門  
禮賢門

卷第二

勤學門 勸學門 志節門 高士門  
廉儉門 儒行門

卷第三

敦信門 烈直門 忠諫門 納諫門  
拒諫門 聖明門 行果門

卷第四

權智門

斷獄門

清吏門

酷吏門

聰慧門

恭敬門

卷第五

機巧門

辨捷門

隱逸門

方術門

相徵門

仁友門

友人門

卷第六

貞潔門

賢女門

女禍門

醫藥門

卜筮門

占夢門

異識門

烈女門

卷第七

文章門

感應門

報恩門

報怨門

嗜酒門

卷第八

別味門

豪富門

貧窶門

貧達門

攻書門

卷第九

善射門

音樂歌舞門

壯勇門

美婦人門

美丈夫門

卷第十

醜婦人門

醜丈夫門

長人門

短人門

肥瘦門

怪異門

祥瑞門

譎謠門

卷第十一

天文門

歲時門

佛教門

道教門

神仙門上

卷第十二

神仙門下

女仙門

鬼神門上

鬼神門下

卷第十三

婚姻門

死喪門

牀席門

扇枕門

舟車門

燈燭門

冠履門

酒食門

羹肉門

奴婢門

四夷門

卷第十四

經典門

史傳門

書字門

講說門

筆墨門

硯紙門

金銀門

珠玉門

錢絹錦繡門

印綬門

都邑城郭門

宮殿樓臺門

卷第十五

堂宅門牆門 圍圍道塗門 市井門 果實門  
花竹木植門 禽獸蟲魚門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八

平陽王朋壽編

別味篇第四十五

神農淮南子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皮時多疾病於是神農乃教民播種五穀相土地所宜燥溼高下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一日遇七十毒荀勗晉荀勗字公曹頴川人常在武帝坐進飲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所炊咸未之信帝遣人問膳夫乃云實用故車腳皆服其知師曠晉平人爲大夫公食以問曠曠曰此勞薪爲爨齊桓公大公問宰人宰人曰用故車腳爲薪耳曷牙夫也淄澠二水爲食牙亦知二水之味桓公不信數試如驗也符朗字元達堅之從子也爲色後晉伐青州朗降於晉朗既至楊都時會稽王司馬道具設江左珍羞與朗坐客高會因問朗曰闕中美味孰若此朗曰但怪此味生鹹耳乃問宰夫果用生鹽作食也

贊曰 草木臭味 紛然萬殊 錯雜閒處

孰能分區 神農至聖 生民是虞

辨其良苦 較彼錙銖 以利於病  
捐瘠保軀 易牙符朗 或期繼諸

豪富篇第四十六

郭況

王子年拾遺郭況光武皇后之弟累金數億家僅四百餘人以黃金爲器工治之聲震於都鄙時人

謂郭氏之室不雨而雷言其鑄鋸之聲多也

珠於四垂晝視之如星夜視之如月里語曰洛陽多錢

郭氏室夜月晝星富無匹

其寵者皆以玉器盛食故東

京謂郭家瓊廡金穴

況小心畏慎雖居富勢閉門優游

不干世事爲一時之智者也

范蠡越范蠡爲相日致千金家童閉算

於越都以爲器

井謂之寶井富盛歷古以來未之有也

王元寶

唐王元寶極富

繙之木

謂之木下之木有盡臣給无窮甘寧

孰多元寶

玄宗若每樹挂一

錦纏頭耳

大會賓客或謂曰昨日必多佳客

元寶曰但

吳志甘寧字興霸

性奢侈以錦綵雜

舟去則棄之孫權曰曹公有周讐噴于寶投神記曰周  
張遼孤有興霸足以相敵夫婦夜耕因臥夢天帝過而憐之敕外有所給與司錄  
案籍曰此人相貧限不過此唯有張車子應賜千萬然  
今車子未生請與之天公歐明錄異記廬陵歐明從賈  
日善自是遂富累千萬寶投湖中云以爲禮積數年後復過忽見湖中有大道  
上多風塵有數吏乘車馬來候明云是青洪君使要須  
臾遙見有府舍門下吏卒明甚怖吏曰无怖青洪君感  
君前有禮故要君必有厚遺然勿取但求如願耳明既  
見青洪君君問所須明日欲求如願於是呼如願使同  
明去如願者青洪君侍婢也明歸所願輒得數年大富  
梁冀字伯車安定人後漢桓帝時爲大將軍冀女爲皇  
后所寵冀恃勢貪財舉錢萬億及誅冀斂資貨入府庫遂減半年租稅  
潤及天下百姓者也石崇字季倫晉河內人也晉惠  
帝時爲侍中苞之子也臨終分財與諸子獨不及崇  
崇望塵而拜財產盈積室宇宏麗後房數百侍女皆曳  
紩與晉惠帝舅王愷及羊琇以奢靡相尚愷以精沃崇  
崇以蠟代薪愷以紫絲步障布四十里崇以錦步障路一爲

布五十里。愷以赤石脂塗屋崇以椒塗之。帝助愷珊瑚樹高二尺。愷示崇。崇以鐵鞭擊碎。愷怒。崇命取珊瑚樹高三尺者六七株。如愷比者眾矣。惠帝知富无以誇有外國進火浣布。天下更无。帝乃爲私服。幸崇家。崇有屋內置侍婢十八人。衣以紩素。並以香囊錦袋盛香。崇大會賓客。有侍中劉寔見廁內燐爛快出。謂崇曰。誤入公室矣。崇曰。廁也。寔更往見侍婢所逼。不成如故。崇爲客作小豆粥。咄嗟立辦。冬日得韭齧。愷出遊爭入洛陽。崇牛如飛。愷絕不及。愷貨崇帳下。問所以云。預作熟豆客。來從此遂爭長焉。及賈謐誅免。崇官時趙王倫與崇甥歐陽建有隙。崇有妓曰綠珠。美而且豔。又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處金谷別館方登樂臺。使者告崇。崇乃悉出侍女任意所擇。使者曰。命取綠珠於是崇怒。日綠珠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爲爾得罪矣。綠珠曰。當效死于君前。遂自投樓下而死。及車載崇于東市。歎曰。奴輩利吾家財使者曰。知財爲害。何不早散。遂被害。崇家稻禾在地化爲螺人。以爲族滅之。應水醴三十餘所。蒼頭奴八百人。珍寶田地莫究其數。崇乃與潘岳同日斬于市。岳謂崇曰。天下殺英雄。卿復何爲崇。崇曰。殺士滿溝。

墾餘塵來及羊琇字雅舒太山人晉時爲散騎侍郎家  
人出晉書大富冬月作酒令人抱瓮須臾易人  
時洛陽炭貴琇作獸炭  
鑊作粥鳴聞聲數里旣食訖失三十人乃卓王孫周書  
覺之見在鑊中甑取燒粥事出周書  
累千金前漢武帝令王吉與司馬相如交相如每稱疾  
不見王孫曰聞今有重客遂設酒請往請相如并王吉  
吉先至未敢嘗須臾相如至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喪夫  
在舍王孫座多豪客請進琴於相如相如撫琴音調文  
君文君於是聽之其夜遂奔相如資爲洛陽令家  
以車馬奴婢事出漢書司馬相如傳郭珍資巨萬夏日  
與客飲侍婢數百人裸其形使之進酒此  
卽殷紂糟丘之戲也後漢人事出論衡何曾陳郡人  
晉時爲司隸校尉日食萬錢猶言无下筯處蒸餅不坼  
十字不食有二子遵邵卒太僕卿有四子嵩綏機義邵  
爲侍中庶子一日之供以一萬錢爲限綏官至侍中寡婦清漢書蜀寡婦清其先利遂  
巨富能以身衛財

贊曰富贍於財常人所欲得之以道

斯爲厚福 賢者處之 施惠是助

愚夫斬之 適招禍辱 盈溢筐箱

貯儲金玉 兼濟以仁 庶無傾覆

貧窶篇第四十七

羅友世說羅友貧乞祿於桓溫曰昨中路見一鬼揶揄憐之以友爲友南史劉伯龍貧窶嘗召子弟欲營襄陽太守伯龍歎曰貧乃爲鬼所笑遂止榮啟期孔子見宋人榮啟期完衣而鼓琴自樂孔子問曰先生何樂對曰吾有三樂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旣得爲人生一樂也人生以男爲貴吾旣得爲男是吾二樂也命有天殤吾旣老矣是吾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吾處常待終又何憂焉孔子曰先生能自寬者也張儀史記張儀說於諸侯走楚相飲楚相亡璧門下咸乃釋之儀歸其婦嘻曰不說諸侯安得此辱原憲孔子儀曰汝視吾舌在否妻笑曰在耳儀曰足矣原憲弟子

傳原憲在草澤中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過謝原憲憲捉敝衣冠貌有饑色出見子貢子貢曰先憲貧也非病也子貢大慙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周犨周時人極貧夫婦二人常在田野夜鋤天帝憐之謂司命曰可賜其富司命曰此人業運如此不可乎富也今來張車子錢數萬其人未生甚閒且借之可乎天帝曰善司命之敕所因借其錢犨於是日漸家富得十餘年忽有一婦人寄宿於車坊因產一子犨見之間其夫主姓婦人答曰夫姓張此子車坊中生與名車子犨意甚惡之因此之後阮咸字仲容陳留人時俗七月家道日衰還復如此故羅列衣物咸貧无物乃脫犧鼻布祝以竹竿頭挂之人問其故答曰未能免俗范丹字史雲陳郡尹包爲友俱貧每出傳一單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衣卓王孫女文君所奔遂爲夫妻相如家貧遂與臨邛沽酒常灑埽身著犧鼻袒於市中使文君當壚而坐卓氏之族謂王孫曰相如雖貧當有大才必不爲長賤者而王孫遂減半財與相如仕漢官至中郎將出前漢書王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後漢時爲司徒司徒使鮑石良以事往東海良因遺通書送良家良居三公之位

而家甚貧及司徒使至東海往詣良家見良妻身著布裙從田曳柴而歸使不識之謂曰我司徒使故來通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使大驚出漢書一束夜臥其中曉卽衣之孫晨字元公京兆人也後漢時爲後漢時人出三輔決錄妻不免飢寒織荆笆籬自給出魏書顏子孔子弟子傳

一簞食云云

贊曰 士有志節 安於清貧 不爲苟得

仁義是親 鹿裘帶索 金魚餓塵

桑樞登牖 灌園負薪 守死善道

不妄求伸 飲水啜菽 以樂天真

### 貧達篇第四十八

子路家語仲由字子路魯人孔子弟子孔稱之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嘗自負米以養親食藜藿以充腸後游楚國遂爲楚上卿食祿萬鍾矣司馬相如前漢司馬相如字

能文章揚得意直宿夜誦相如所爲子虛賦武帝聞之  
曰朕恨不與此人同時得意奏曰臣故人司馬相如之  
所作也帝卽令召之旣見帝以爲卿銜命使蜀至太公  
蜀部使者太守郊迎縣令尉負弩前驅時人榮之太公  
姓姜字子牙東海人年十八娶馬氏爲妻太公但讀書  
不事產業甚貧妻馬氏見其如此求去太公避之隱市  
賣漿值天大涼改販麪又值大風起遂屠牛又值天大  
熱凡往不遇遂改向渭水釣魚年八十值周文王出獵  
文王問曰君旣年老有妻子而獨在此釣魚公曰不憂  
年老無子唯憂天下無主文王曰紂爲天子何言無主  
太公曰人主養民紂爲淫虐何主之有文王知其賢與  
載而歸以師事之文王崩武王伐紂定天下封太公爲  
齊侯太公適齊於路見婦人嚦泣公怪而問之婦人曰  
妾聞前夫封侯故追悔而泣太公問曰前夫是誰婦人曰  
曰姓姜字子牙公曰我是也婦人喜再拜欲求再合公  
曰可取一盆水傾於地令婦人收水唯得少泥公乃作  
詩以語之曰兩目知人意雙眉又解愁若言離更韓信  
合覆水定難收婦人遂抱恨而死今有馬母家  
淮陰人也少時至貧曾於市中盜賣食羹被其主捉得  
苦辱之令信從跨下往過而後歸項羽不能用亡歸於  
漢因蕭何用之爲大將軍漢定天下封信爲楚王信取  
賣食者削其兩足初信乞食漂母與之食信旣爲楚王

王漂母報樊噲沛人也家貧以屠爲業從事漢高祖高  
以百金與項羽鴻門之會時賴噲身得免于  
難高祖卽位封噲爲武陽侯出前漢公孫弘四十始學春秋武帝時詔天  
下舉賢良文學之士淄川郡解上弘弘到長安對策  
第一武帝善之拜爲中郎遷御史大夫經月餘遷丞相  
漢書前漢章曰君不憶牛衣中時邪今得富貴奈何以物累身哉  
鳳凰遂薦之官至司隸校尉遷京兆尹坐贓下獄妻謂  
章曰君不憶牛衣中時邪今得富貴奈何以物累身哉  
章不應獄官每夜打鼓點囚章女年十二謂曰我父已  
死母曰何以知之女曰尋常唱囚有九今夜唱囚止八  
是以知其死明日寧戚乃貢爲人挽車至齊國於車下  
視章果死見前漢寧戚衛人也欲仕齊家貧無以自資  
飯牛望見桓公乃叩牛角而謌桓公見之撫掌曰異哉  
此人乃非常人也命管仲迎之遂舉大臣之位授之爲  
卿後遷丞陶侃字士衡丹陽人也鄱陽孝廉范逵宿侃  
相列士傳陶侃舍侃家貧母爲截髮爲髮待之無薪伐  
屋柱炊飯斬薦以供馬達感之乃爲侃立聲石勒  
於是顯名侃仕至大闕晉時人出語林本龍  
上黨武鄉胡人也晉惠帝元康年中山東大飢勒家貧  
乏不能自濟遂與汲桑謀計令汲桑與勒作奴主賣與

平原師權家兩相存命令勒田中耕隴上常聞鼓角  
鐸之聲後歸勒鄉里乃共劉泉起兵逼洛陽晉帝南遷  
乃稱天子國號趙都襄國城城去鄴城一百八十里勒  
遂封汲桑爲大將軍勒死號趙武帝勒無子弟虎代立  
遷都於鄴城鄴中記云勒與師權家傭王猛晉書王猛  
耕或云上黨郭季子家奴未知孰是王猛字景略洛陽人  
數年出山一見符堅大奇之堅建號以猛爲相聲譽甚矣

贊曰 貧而有志 其久必通 務修天爵

人爵斯從 飲牛寧戚 潛漁太公

或以道舉 或以才庸 觀其大器

豈能終窮 養斯氣識 毋辭屢空

攻書篇第四十九

智永 李尚書故實云智永住吳興寺積年學書後有禿筆頭十八瓮人來覓字者如市所居戶限爲